



# 千面风华

林家成 著 QIANMIAN FENGHUA

渴望能如天上的双飞雁，地上的野狼一样，  
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伴侣，一起经历世事无常，再同时归于尘土。

下

# 千面风华

林家成 著 QIANMIAN  
FENGHUA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面风华 (上、下) / 林家成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01 - 3

I. 千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6092 号

书 名 千面风华 (上、下)

作 者 林家成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古月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陈秀梅 橡 橡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168 × 235 毫米 1/16

字 数 590 千字

印 张 43
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,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01 - 3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# 目录

## 上册

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穿越成囚犯 | 1   |
| 第二章  | 与君隔银汉 | 19  |
| 第三章  | 燕人皆可杀 | 39  |
| 第四章  | 风波怎能定 | 59  |
| 第五章  | 郎笑可倾城 | 78  |
| 第六章  | 身陷虎狼地 | 97  |
| 第七章  | 对面不相识 | 116 |
| 第八章  | 挥手伤恶贼 | 131 |
| 第九章  | 回程路漫漫 | 147 |
| 第十章  | 世家第一美 | 166 |
| 第十一章 | 心乱风波起 | 182 |
| 第十二章 | 再见慕容恪 | 200 |
| 第十三章 | 戏耍千万军 | 217 |
| 第十四章 | 别是暗恨生 | 233 |
| 第十五章 | 风浪处处在 | 252 |
| 第十六章 | 重回风凉地 | 269 |
| 第十七章 | 悲歌作清唱 | 288 |
| 第十八章 | 谢安疑心起 | 306 |
| 第十九章 | 两情相悦时 | 321 |

# 下册

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章  | 伊如天上云 | 341 |
| 第二十一章 | 宫门深似海 | 361 |
| 第二十二章 | 帝心不可测 | 381 |
| 第二十三章 | 步步皆惊心 | 402 |
| 第二十四章 | 赐婚慕容恪 | 422 |
| 第二十五章 | 爱与恨纠缠 | 441 |
| 第二十六章 | 失身之危机 | 461 |
| 第二十七章 | 飘飘何所似 | 477 |
| 第二十八章 | 情义难两全 | 492 |
| 第二十九章 | 咫尺即天涯 | 510 |
| 第三十章  | 掘地有三尺 | 530 |
| 第三十一章 | 相逢应不识 | 552 |
| 第三十二章 | 寸心千万缕 | 571 |
| 第三十三章 | 情深不得已 | 590 |
| 第三十四章 | 死也要销魂 | 612 |
| 第三十五章 | 我亦风流客 | 633 |
| 第三十六章 | 挥剑了情仇 | 654 |





## 第二十章 伊如天上云

此话问出，众人同时转头向楚思看来。

面纱下的楚思，五官若隐若现，可光看她玉白的颈项、挺直的腰背，还有那端坐不动间流露出来的风情，便知她是一个少有的美人。

众少年越看越是兴奋，庾悦儿坐在离楚思有三米处的几榻旁，侧着身子，身躯线条美好至极。她微微侧头看向楚思，丹凤眼中雾气茫茫，小小的一点樱唇微微嘟起。从她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现在的庾悦儿很有点儿失落。

水眸望向谢安，庾悦儿见谢安不回答自家兄长的问话，便曼声说道：“谢三郎，不知你的心上人是谁家女子，居然有这样的福气可以得到三郎的一诺？”她睫毛闪了闪，清甜酥软的声音又响起，“她，是王家姐姐吗？”

现在的楚思虽然戴着面纱，可从隐约露出的五官来看，其美貌远在王云娘之上。庾悦儿这话是明知故问了。

庾悦儿也不等谢安回答，径直转过头看向楚思，对着她盈盈一笑。庾悦儿笑的时候，眼波中泪光闪动，让人顿生怜爱之情。

“前阵子，谢三郎携着王家云娘的手来到小妹那里，两情相依的样子让人好生羡慕，却不知妹子是否就是王家云娘？”

这话分明是挑拨了。

楚思暗暗翻了一个白眼，她闷闷地想：这个庾悦儿长得我见犹怜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天生的戏子。哼，她凭一句话就想在我与谢安之间挑拨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

她想到这里，不禁伸出玉手，懒洋洋地从几上端起一个空酒杯递到谢安面前。谢安笑嘻嘻地给她满上后，楚思优雅至极地把酒杯端回。

就在把酒杯端到面前时，她忽然记起自己的脸上还蒙着面纱呢，这叫她怎么喝酒？

楚思抬眼瞅见谢安那笑嘻嘻的表情，不禁又翻了一个白眼，暗忖：这家伙，明明想到了还不提醒我，真是可恶！

众人的目光都顺着楚思的手看向她的脸，楚思实在不想揭开面纱，便把酒杯在空中虚转了一圈后，又慢腾腾地放回几榻处。

这个动作一作出，几个少年同时翻了一个白眼。楚思忍着笑，在面纱下冲着谢安飞了一个媚眼。

庾氏兄妹接连几句问话都丢到空气中不见回响，不禁大是郁闷。不过这里的风气便是这样，如果不想回答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装聋作哑，这样做是一种个性。

庾悦儿无力地笑了笑，抿着嘴、低敛着眉眼喝起手中的茶水来。她修养好，可站在她身边的那霓儿姑娘早就窝着一肚子的火。她昂起头盯着楚思，轻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露出真容来？难道丑得见不了人？”

咄咄逼人地说出这句话后，她见谢安眉头一皱，不禁嘴唇微嘟，红着眼眶向他解释道：“三郎，你是霓儿心中的檀郎。现在你告诉霓儿你心中另有他人，并且除了她再也容不下其他女子，那么霓儿要求见一见你的心上人的真容也是应该的吧！”

这便是这个时代晋人的共性了，楚思暗暗喝了一声彩。在这个时代里，众人表现得最多的是真性情，爱也罢恨也罢，都比其他时代直接，甚至于成为政敌的双方，在平素不涉及立场的时候，也会直言不讳地对对方表示赞美或好感。

霓儿的话直言不讳，让谢安说不出话来。楚思望了望他，又望了望霓儿姑娘，慢慢伸出手取下了自己的纱帽。

楚思的面容一露，坐在她对面的庾悦儿便表情一滞，双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妒意和不快。

霓儿更是痴痴呆呆地望着她，眼睛眨也不眨。

庾家三哥和众少年一样，紧紧地盯着楚思，上下打量一番后，庾家三哥哈哈一笑，叹息着说道：“果然是个大美人！”他转头看向庾悦儿，“五妹，她的姿色堪与你媲美呢！”

那个脸搽白粉、大嘴上涂得一点红的少年摇头说道：“惜乎太明太艳矣！”

那羞涩的少年正悄悄地透过眼睫毛，痴痴地望向楚思，听到那白粉少年的话后，他不悦地扁了扁嘴。

庾悦儿清润的声音传来，“如此好女，为何一直不曾见过？谢家三郎，她是谁家女儿？”





问到身份了！

自来到晋地后，楚思最头痛的便是这个身份。士庶之分，对晋人来说，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底线之一，她要想在这个地方立足，还非得有个士族身份不可。

可是，整个士族盘根错节，谁家有什么人、有什么亲戚，全部一目了然。她竟是除了承认自己是王云娘外，便再也没有办法。以前说过的那个隐士之后，也只能是随便说说，因为就算你是隐士，也应有父母家族、有出身来历，只要说出，这些人便可以知道你是真是假。

真是头痛啊！

楚思低下头来，眼睛半闭着，暗忖：这个身份的问题，还是由谢安去解决吧。

谢安见众人都看向自己，慢慢品了一口酒，淡淡说道：“她是隐士之女，此番回晋国将会认祖归宗，到时各位自会知道她的来历。”谢安卖了一个关子！

庾悦儿略有几分失望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位姑娘冰肌玉骨，一定是大家族的嫡女儿吧？”

她还在试探，谢安却不想回答了，他端起酒杯喝起酒来。

庾家三哥在一旁答道：“这是自然，这位姑娘相貌绝美，举止高雅，又知书识礼，自会是大家族的女儿。”他颇为艳羡地说道，“谢安石在哪里遇到了这样的美女？真是艳福不浅啊！”

好了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

楚思盈盈笑着，端起酒水慢慢地抿了一口，然后拿起旁边的纱帽，又准备朝头上戴去。

庾家三哥奇道：“为何又戴上？”

楚思抬起眼眸瞟了他一眼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你们看也看够了，品又品不完，难道不许主人家把东西收起来留待下回再品？”

啊？

众人都是一呆，转眼间，一阵大笑声传出。那美丽的青年更是一口酒直呛到喉咙里，连连咳嗽了好几下才顺过气来。他抚着涨得通红的脸，冲谢安苦笑道：“谢安石啊谢安石，你从何处寻得这样一个妙女子！”

在他们的笑声中，楚思悠然自得地把纱帽依旧戴上。这纱帽一戴，众人的目光也收敛了一点儿，楚思暗忖：还是这样舒服些。

大笑声中，谢安转过头温柔地望着楚思。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慢慢地朝霓儿姑娘举起，朗声说道：“霓儿姑娘，安有愧了。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霓儿却不理他，径自盯着已经戴上了面纱的楚思。

庾悦儿在榻上欠了欠身，举起手中的酒杯朝谢安晃了晃，甜美的声音再次



响起，“原来，谢安石倾心的是这一类女子。这位姑娘明朗大方，看她手生薄茧，想是能手握刀剑、行走四方的游侠。如此风情，悦儿不如也！”

庾悦儿这话，初听是赞美，但对时人来说却是一种鄙夷，在这个时候，一切与武力有关的东西都是丑陋粗鄙的。当然，这种看法并不为所有名士接受。

楚思打定了主意不与庾悦儿争一时之长短，因此听了这句话后，不得不又吞下一口气。她歪着头打量着庾悦儿，轻轻摇晃着手中的酒杯。

庾悦儿的话并没有在众人心中留下什么印象，众少年还是时不时地看一眼庾悦儿，又看一眼楚思，只是每每对上楚思遮在面纱下的脸，他们的表情又是遗憾，又是忍俊不禁。

霓儿足足对着楚思盯了十来分钟才转过头看向谢安，她秀眉微皱，声音有点儿沙哑地问道：“谢家三郎，这位姑娘虽美，却还是不及我家姑娘多矣！你真的愿意为了她而放弃别的女人吗？”她嘴角微挑，有点儿讥嘲地说道，“你尚未与她成亲，便要为她守贞了吗？谢安石乃名传千里的风流名士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居然由风流公子变成痴情种了？”

她直直地盯着楚思，从鼻子中发出一声轻哼后说道：“此女何德何能可令谢家檀郎作出如此牺牲？”

楚思的眉头一皱，暗忖：哼！收回我刚才的评论，这霓儿姑娘虽然是直性子，可这性子也太可恶！真是太可恶了！

霓儿这一番质问咄咄逼人地吐出，众少年笑吟吟地听着，庾悦儿虽然仍低着头，却嘴角带笑。所有人都在等着谢安的回答。

楚思的小手又是一紧，谢安的语声传来，“谢夫人，该你回话了。”说罢，他懒洋洋地把身躯朝后一靠，眼睛半闭。

楚思本来便不是一个闷得住的人，霓儿的话咄咄逼人，令她的心中 also 离了火。

她慢腾腾地抬起头来，透过面纱定定地看着霓儿，轻笑了一声，转动着手中的玉杯，悠然说道：“有一个传说，在混沌未开之时，是不分男女的，后来造人的女娲大神觉得这样的人世间太冷清、太无趣，便在她所造出的人的身上抽一根肋骨出来。然后，那肋骨便化成了女人，原来的自然变成男人了。霓儿姑娘，我们女子在世间寻寻觅觅，找的不就是那个与你气息相通、却少了一根肋骨的男子吗？你找到了，他便对你珍之重之，置于心窝处；没有找对，那便说明他不是你的良人。既然不是你的良人，又何必念念不忘？”

她清清幽幽地把一席话说出，顿时所有人都是一阵沉默。谢安回过头看向楚思，司马岳也转头看向她。

庾悦儿众女却是一阵恍惚。庾悦儿抬起双眼，呆呆地望着谢安，目光中泪



花隐隐。不过她的眼中总是含着那一抹泪，楚思只看一眼便不感兴趣地低下头来。

忽然，庾家三哥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他挑着剑眉，丰润的嘴唇微翘，懒洋洋地斜向楚思问道：“原来世间的男女还有这种说法？那依姑娘之见，本公子宅中的一妻五妾十几个侍婢，却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，本公子的肋骨分成了几十份？”

那面涂白粉的少年也哈哈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乾坤生人，禀阴阳两气而为男女，至于缘分嘛，顺眼而已。这么简单的事，哪有姑娘说得这么复杂！呃，有趣！”

那美丽的少年却似对这个话题有点儿赞同。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肋骨？”微微侧头瞅向庾悦儿，他的眼中闪过一抹淡淡的忧愁，又说道，“这倒是一个很美的说法。”

庾悦儿呆呆地望了一眼楚思，又向谢安望了一眼，低低地叹息一声，应道：“不错，是一个极为美丽的说法。”

楚思微微一笑，并不想回答。

见她她不答，庾家三哥又笑道：“看来，以后本公子还得对那些女人好一点儿，既然是肋骨嘛，岂不是打了她们伤了我自己？哈哈！”

面纱下的楚思把双眼闭了闭，暗暗忖道：真是胡说八道！你们这样的人，还真是侮辱了这个说法！

“三哥，”庾悦儿清悦的声音传来，“肋骨之说，应该只适合这位姑娘和谢三郎吧。两心相悦，都希望自己与对方成为一体，因此这位姑娘才有了这个美丽的愿望。”

庾悦儿嘴角向上浮起一个轻蔑的角度，淡淡地说道：“‘但愿君心似妾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’只怕随着年月渐去，新鲜的‘肋骨’又会陆续生出。”

这番话倒真有点儿愤世嫉俗。楚思抬眼看向庾悦儿，与她楚楚动人的含泪眼眸一对后，又低下头来。

庾家三哥哈哈一笑，举起手中的酒杯一晃，说道：“新鲜的肋骨又陆续生出？这个说法不错，不错，当为此浮一大白！”

听到这里，楚思的脑海中浮现出“对牛弹琴”四个字来，她暗哼一声，面纱下的目光四处移了移。

站在庾悦儿身侧的霓儿张着小嘴，一直呆呆地望着楚思。半晌后，她朝庾悦儿微一欠身，从她的几上倒了一杯酒，端着酒杯慢步走到楚思面前，缓缓地单膝跪地，抬起头，与楚思的目光相对。

霓儿有点儿苍白的脸上挤出一抹笑，把手中的酒杯朝楚思一举，轻声说道：

“姑娘的故事很美，很令人心动，不过，霓儿有自知之明，我心气虽高，身份却卑，肯定不是良人的肋骨所化，就算是，也只是其中的一点儿骨末。今生与谢郎已无缘，霓儿无话可说。请饮下我这杯酒，请姑娘千万珍重谢郎，谢郎是真名士、大丈夫，霓儿愿他这一生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、一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霓儿已泣不成声。她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抬头一饮而尽。随后她不再看向楚思，慢慢地退后，退到庾悦儿身后，把自己的身影隐在众侍卫之后，让自己消失在角落。

楚思冲着遥遥退下的霓儿举了举酒杯，抬头一饮而尽。她把玉杯放下，暗自苦笑道：怪不得那么多的男人见一个爱一个，如此真心倾慕自己的美女，谁又能拒绝得了？

想到这里，楚思不禁看向一旁的谢安。

谢安很平静，嘴角微扬，眉眼微闭，似乎刚才的那一幕并没有在他的心中留下半点儿痕迹。楚思有点儿不信，脑袋微倾，凑近谢安低声问道：“你没有感动吗？”

谢安好笑地张开眼瞟了她一下，说道：“安在对你作出承诺时便已知道今日。世事不可能完美，安既得到了自己最想得到的人，又何必贪心不知足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嘴角一扬，笑嘻嘻地说道，“天下女子中，称安为檀郎的不在少数。谢家娘子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无比的幸运？有没有觉得能蒙谢安的垂青实是幸福至极？”

楚思的脸一僵！片刻后，她挤出一个笑容，磨了磨牙，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，郁闷地想：本来我倒是真的觉得自己又幸运又幸福，可是被这家伙这么一说，那些幸运和幸福全部变成气恼了！哼哼，花心多情的家伙，居然好意思在我的面前炫耀！

她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恼，忍不住右手从袍袖下伸出，捏住谢安肋下的嫩肉便是一掐！

这一掐真用了不少力气，谢安吃痛，俊脸上的肌肉不禁跳了几下，他又不能呼痛，便连忙伸出手按上了楚思的小手。

感觉到旁边几道目光射来，楚思连忙缩回了手，正襟危坐、低眉敛目地做温顺状。

庾家三哥似笑非笑地望着谢安，徐徐饮了一口茶，说道：“原来安石中意的是一只母老虎！”

“咳咳咳！”楚思一不小心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，她连咳几声，秀脸涨得通红。

咳嗽稍止，楚思便伸出手，指甲重重地朝榻上一掐，恨恨地想：姓庾的没



有一个好东西，老的心狭性毒，小的嘴贱！

庾家三哥一句话说出，众人都含笑地看向谢安和楚思。他们见楚思红着脸低下头，以为她害羞，便把目光一移。

庾家三哥双手一拍，喝道：“有酒有美人，怎能无乐？奏来！”

随着他这一喝，酒家大门大开，一众青衣男女从大门两侧走了进来，转眼间，在各个角落处便摆好了琴、琵琶、箏等乐器。

当大门重新关上时，琵琶声起。

楚思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切，吃惊地想道：真是奢华！出门外游，居然连家伎乐队也带上了。

正在这时，庾家三哥叹息道：“可惜地方狭小，不能观美人之舞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斜睨谢安，责问道，“安石也太心狭了，居然不肯到楼上一会儿，楼上空旷雅静，正可做倾城之舞呢！”

谢安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楚思还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事，以前参加过宴会，好在人家是早有准备，她还真没有想到，这些世家子弟奢华到随时随地可以把所处的环境变成仙境。

想起一事，楚思凑近谢安身侧，轻声问道：“他们不会吸食五石散吧？”

“现在不会。”谢安也轻声答道，“吸食五石散要敞衣当风，可眼下你与庾姑娘在此。”

楚思轻点了点头，一眼瞟到庾悦儿正向自己两人瞟来，目光中隐现失落，她忍不住又问道：“这位庾悦儿姑娘，可称过你为檀郎？”

谢安转眼看向她，慢慢地薄唇上扬，笑道：“不知也。要不，你问问她？”

楚思暗暗想道：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这人这么狡猾，会有什么事瞒得过你的双眼呢？

大堂门给紧紧地关上，窗户也没有开，这些少年男女个个身上带有熏香，众多熏香混在一起，便浓郁得让人难受。

楚思在几榻上动了动，侧头见谢安半倚着几榻，一副很舒服的样子，而另一边的司马岳，也用手中的折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几面。

她转向谢安轻轻地说道：“我到外面去一下。”

谢安以为她要如厕更衣，便点了点头，伸手一挥，司马岳的一个侍婢便走了过来。楚思连忙说道：“不用，我要到外面喘喘气。”

谢安于是挥了挥手，示意那侍婢不必再过来，对楚思说道：“不可离远了。”

“嗯！”

楚思盈盈站起，冲着众人温婉地一笑，慢慢退后，从墙壁角落处向外走去。当她走出酒家时，不禁大大地吐了一口气。酒家外面，围着数十个百姓，

他们看到楚思走出来便连忙向后退去几步，指指点点地说道：“这便是世家女子，阿弟，你看她的衣服多好、皮肤多白啊！就像是天上的仙人一般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世家的男子也长得如仙人一般，身上还香香的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是仙人投的胎呢！”

众人的议论声不停地传到楚思耳中，听着这些声音，她不禁为难地皱起眉头来。街道两旁，到处是小摊小吃点，她是要维持众人心目中的仙女形象呢，还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？

胡思乱想中，楚思抬头望了望狭窄的街道，又看了看城池背后的隐隐青山，便信步顺着一条巷子向那青山处走去。

她倒不是想上山，只是觉得向那个方向走时，风景更盛，人也更心情愉快些。

她脚步轻盈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山脚下，山峰青翠，流泉轻响，让人望之忘俗。楚思仰着头，望着拦在山腰间的那道云雾，那云雾茫茫，看起来仿佛是隐在山间的仙湖上的蒸汽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这样的美景！也不知那云山深处，有没有仙人？

楚思浮想联翩，慢步走到林阴道上。现在正是夏天，树叶繁茂至极，地面上青草绵绵，踩在其上又温又软。楚思用力地在一株野花上踩了踩，这时，她的身后一阵脚步声响，正准备回头，一个激动的声音传来，“伊人原在山水相逢处，王姑娘，没有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你！”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显得十分兴奋，“这段时日你到哪里去了？怕你惹恼了皇室，我一直担心着你呢！”

是卫映以的声音！

他叫我王姑娘！

楚思马上反应过来，他从自己的背影认出自己来了！

一时间，楚思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感慨或者是紧张，她嘴唇抿得紧紧的，耳听得卫映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终于，卫映以走到她的身后，激动而快乐地說道：“数月前一别后，映以一直挂念着姑娘，无时敢忘，没有想到，居然在这荒蛮之地又遇到了姑娘。数月不见，姑娘一切安好？”

他的声音轻快而舒畅，充满着重逢的喜悦。楚思几次涌到唇边的“你认错人了”的话，又给吞了下去。

她还在犹豫着，卫映以却停下了脚步，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侍婢们不要走过来，然后自己走到楚思侧后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在上面舒服地一躺，仰面透过树叶丛看着天空说道：“你看白云悠悠千载，这世间最美的还是这自然之景啊！王姑娘，自你离去后，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一直想帮一帮你。

你现在被皇室所恼、为家族所厌，与陈郡谢安的婚约已经取消，我一直担心着。”

啊？

王云娘与谢安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？

居然……取消了！

可是，既然取消了，谢安为何口口声声称我娘子，还要我叫他谢郎？不行，这其中必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，我一定要去找他问个明白。

楚思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半天动弹不得。她这个时候脑中完全成了糨糊，本来想否认身份的事已抛到了脑后。

一片树叶悠然地、飘飘洒洒地落到卫映以的额头上，卫映以也不拂去，任它在自己的额头上随着微风时不时地移一下位置。

“要不是我详加探查，居然还不知道你与陈郡谢安险些结为秦晋之好，幸好你们又解去了婚约，这样我便有机会了。”

他笑了笑，慢慢拂衣而坐，挺直腰背。卫映以温柔地看着半侧着身子的楚思，轻声说道：“当我听到你与陈郡谢安解去了婚约时，心中实是无比欢喜。云娘，别拒我于千里之外，好不好？”

楚思的身躯一晃，终于忍不住用王云娘的声音问道：“奴家长相平庸尚不及玉郎，你怎的中意于我？”

卫映以衣裳与石头摩擦的声音传来，他轻笑道：“映以自小相貌过人，想要美人的话，还不如对着铜镜看自己的脸呢。”

楚思听到这里，忍不住跟着轻笑出声。

她现在已打定了主意，如果卫映以走到自己面前来，她就拔脚一溜，逃之夭夭。这个时候嘛，她一定要先把事情探个明白再说。

也不知卫映以怎么想的，他躺在石头上好不自在地伸了一个懒腰后便不再动弹。他吐出一口长气，说道：“映以与云娘只不过见了两三面，云娘自是无法明白映以为何对你倾心，可映以却以为，晋地的名士们，只要与云娘打过交道的，很少会有人不喜欢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楚思眨了眨眼，有点儿兴奋地问道。她得意地双眼一弯，嘴角向上猛翘，原来我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成了万人迷了呢！哇，人生真是美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！

她得意之下发出小声的轻笑，清楚地传到了卫映以的耳中。他徐徐说道：“生在这个世道，无论是世家还是庶民，都是朝不保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终生郁郁，绝大多数的人却是及时行乐。不管是哪一类人，他的内心都盛满着不安、恐慌、愤怒和无奈。不管是哪一类人，都觉得自己貌似高大，实则如同螻

蚁一般。可是云娘却与所有的人不同，表现得更明快、更飘逸。云娘给人的感觉，从骨子里透出一种轻松、一种旁观世事的淡漠，仿佛是天地间的一缕游魂，没有身体的负累、家庭的负累、生存的负累，悠然自在，来去无拘束，偏偏还至情至性，喜怒形于表。跟你在一起，整个人都会轻松起来，仿佛一切的烦恼原来就不该有。所以，这便是云娘令人倾心的地方。”

楚思听到这里不禁一呆，我本来就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家族呢，当然没有这些负累。再说，我原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当然旁观世事了。转念她又想道：不对，我明明很多时候都很忧伤、很寂寞的，怎么被卫映以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像为赋新词强说愁了？原本我骨子里还是无忧无虑的……不会吧？

她无精打采地低下头，悲伤地叹息着说道：“害得我欢喜了半天，却原来我只是个上好的玩伴。”

卫映以哈哈一笑，“人和人之间缘分原本淡薄，要是相伴一生的人也是自己最好的玩伴，能令人见之则心情愉悦、烦恼全无，便是无价之宝，值得全力求取！”

楚思按捺不住，翻了一个白眼嗔道：“卫公子，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一个弱不禁风、楚楚可怜、需要怜爱的普通女子，你的理由太高了，我承受不起。再见了。”说罢，她袍袖一拂，飘然如仙地向前箭驰而去。

卫映以显然万万没有想到她一言不合便开溜，不禁怔怔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。楚思撒腿就跑，当真是急急如脱兔，切切如奔马！当跑到离卫映以一里路远了，才又转了一个弯，折回“飘香留客”酒家。

酒家在望，楚思不禁朝额头上抹了抹汗。吐了吐舌头，楚思想道：嘻嘻，我还真是聪明，不待卫映以起疑便溜之大吉，还丢给了他一个大包袱。哼哼，这小子估计还待在原地，苦苦地想着怎么向我解释他对我的心意是真诚的。

转了一个弯，酒家大门映入眼帘。跟着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负手而立、站在酒家门前仰头望天的背影，那身影磊磊落落、优美洒脱，正是谢安。

楚思自然知道，不管谢安此时的样子多么的优美，好像看白云看得十分起劲，可他的本意是在等自己。

楚思悄悄吐了吐舌头，放慢脚步向他走来。

当她走到谢安身后时，谢安徐徐地低下头，温润清亮的双眼望着她，轻声道：“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楚思悄悄地抬眼看了看谢安，见他面如春风，并不见生气，不禁兴奋地一笑，弯着双眼得意地说道：“谢郎，刚才有人大大地夸了我一番！”

“哦，他夸你什么？”



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夸你美貌无双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，那人哪里会这么浅薄！哼，我本来是长得美，人人都可以看到，这有什么好夸的？”

看着下巴抬得老高、连连朝着自己翻白眼以示鄙视的楚思，谢安忍着笑问道：“那你除了美貌，还有何可夸的？”

楚思重重一哼，嘟哝道：“本姑娘除了美貌，可夸的地方太多了！哼哼，你问我的话，居然一点儿诚意也没有，懒得跟你说了！”说罢，她下巴一挑，越过谢安直接朝酒家里面走去。

她刚走出两步，右臂忽然被谢安拉住，同时一股大力带着她往回一倒。楚思在将要倒进他怀中的那一刻把脚步一稳，然后骄傲地挺直腰背，回头冲身后的谢安抛了一个媚眼，小脸一板，无比庄严地说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公子自重！”

谢安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他握着她的小手，说道：“他们服了五石散。”

啊？

楚思马上明白过来，大眼睛一转，望着谢安问道：“庾悦儿等人呢？”谢安说道：“去东城游玩了，东城的碧月湖是当地的一景，他们特意为此而来。”

忽然间，谢安似笑非笑地望着楚思，说道：“安从来不知女媧造人时，用我的肋骨做成了我的思儿，怪不得安一直觉得不对劲儿，原来是身上少了一根骨头！”

看到他脸上的神情，楚思小脸刷地一红。她眼皮一低，长睫毛扑闪了几下，悄悄地吐了吐舌头，糟了，找我算账了！

谢安望着她吐舌的娇俏样子，哑然失笑，“你呀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告对本公子的所有权，也不怕天下人骂你是妒妇吗？”

楚思嘻嘻一笑，转而从鼻中发出一声轻哼，小下巴一抬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我把自己的独占欲说得这么唯美浪漫，只要是女人听了，心中只有羡慕的份儿，哪里还会骂我呢？男人听了也只是付诸一笑，说不定还会赞美我的想象力丰富，不会骂我妒妇的。”

她眯着眼睛盯着谢安，小手扯过他的袖子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我那话，本来便是说给庾悦儿和霓儿姑娘听的，她们成天‘檀郎、檀郎’地叫你，我听了心中不快。”双眼一弯，她咯咯一笑，“谢安石谢公子，你知道小女子这行为叫做什么？”

谢安好笑地问道：“叫什么？难道不是妒妇？”

楚思白眼朝天，极为骄傲地轻咳一声后，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动物界啊，

咳，比如，一只老虎（也不知是不是老虎，切！就这样先说着！）要对它的地盘宣示所有权的话，便是在那里撒上一泡尿，这样每一个外来者都会知道，此地已有主人！”她笑嘻嘻地在谢安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说道，“我现在也是这样，已向天下的女人都郑重宣告了：这个男人已经找到了他唯一的肋骨，其余女人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。他已被人认领，请绕道而行！”

谢安放声大笑。他笑着笑着，忽然伸手把楚思紧紧地拥在怀中，下巴在她的秀发上摩挲着。谢安止住笑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傻女孩儿，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？你要相信自己，你是独一无二的楚思，任何女人都不能把你的谢郎抢了去。”说到这里时，他声音一顿，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，余音有点儿艰涩。

楚思自是听出了他话中的艰涩，她眨巴着大眼，把刚刚涌出的泪水逼了回去。

是啊，我是没有安全感。我相信你谢安是个言出必践的人，所以在得到你的承诺时，我才会那么的欢喜。可是，这不是现代，这是见鬼的晋朝。你不只是谢安，你身后还有家族，还有士大夫阶层，还有王室，还有整个晋朝。这其中的利益纠葛太多、是非太多，我，我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是能得到命运垂青的幸运儿啊！

她现在已经不想问谢安他与王云娘的婚约解除了是怎么回事，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着，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是谢安，他是流传千年的风流人物谢安。他才华超群，他很狡猾，他一定有办法处理所有的事情。自己要做的，只是对他信任而已，虽然，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是那么的艰难！

“刚才你见到的人是谁？”谢安低沉的声音向她的耳际传来，那暖暖的呼吸扑在耳边，让楚思觉得全身都被温暖了。

这时，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在经过他们时都在驻足观看。楚思知道，自己和谢安两个看起来华贵不凡的世家子弟的当街亲密，已经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，不过她不想动，不想离开这个怀抱，反正晋人以特立独行为时尚！

楚思的眼睛懒洋洋地睁开一线，嘟哝地回道：“是卫映以。他只看到了我的背影，一眼认出我是王云娘。”她忽然扑哧一笑，说道，“他还说了一大堆赞美我的话，说是对我倾心呢！”

只不过那些令他倾心的原因，哼，打死我也不说给你听。

谢安没有吭声，过了半晌，他缓缓地说道：“思儿，你上次出了一番风头，这一次回到故地，认出你的人可能还会有，无论如何，你不可承认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还有，不管你听到什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把一切安排妥当，风风光光地娶你进门。”在郑重地说出这番话后，谢安轻轻一笑，有点儿调皮地说道，“如